

台北橋過後

台北橋過後，台北市就到了。

我想你一定會記得，搬來三重的那日午後，我們好奇跑上公寓頂樓，那裡曾是一座搖墜的鴿寮，地面殘留鴿糞羽毛以及碎裂的磁磚。我踩著劫難過後的地板，踮起腳尖，有座橋巨大卻模糊地晃在眼前。

約莫是那場不斷奔跑的時節裡，我們看見了淡水河上，那條分開台北縣市的邊界，也目睹車潮來去，進城，出城，在每日的移行與橫渡間，揚起飛砂走石，積極地拭去那條縣市界。

那年，我十一歲，你剛在三重找到一份汽車修理的工作。爸就在三重租了這間公寓，要我隨你一同居住，並在台北好好讀書。那個飄忽興奮與害怕、燈火與漆黑的夜裡，我只記得，爸吩咐你照顧我後，便乘坐客運夜車，回歸南部。

我們居住的是一座密封不透氣的破公寓，報紙、電器堆疊一地，空氣裡總有一股縛手縛腳的味道。慣於嘉南平原的我，早已植進一則對於空間奢侈的信念，寬疏的景象養肥了我，頓時，我發現自己好難塞進這幢公寓之中。

我們往往在送報員躲躲藏藏的引擎聲中醒來，時間是清晨六點半，那時會嗅見一股煎魚味川流在戶戶窗隙間，劈哩啪啦的油炸聲像施放炮竹，聲張一日之始莫敢怠惰。

此後，我們共同目睹這座公寓與對面公寓，隔著一條像防火巷的「街」，聒噪地進行淨空程式——往台北上班工作讀書的，往五股蘆洲打零工幹粗活的，往陽明山北投健行養老的；卻也在同時，抹著誇張脂粉的女子，乘坐計程車，紛紛疲憊地返家；幾位髮色大膽的少年，醉酒頹喪的模樣，從警車昏昏沉沉地被扶下遣送回家，關於縱火鬥毆暴力的三重傳說，可以先暫時寧靜。

這座小型卻焦躁的公寓，甦醒後便以驚人的情節速度發展，就像我們，醒來後就不曾停歇地移動，下樓，各自奔跑。我背起書包上學，開始吸收今日的噪音與瘴氣。公寓一樓是工廠，焊接、機械運轉聲、鐵鋸割蝕聲此起彼落，重機油味瀰漫不開，工業就這樣赤裸裸走入住宅，毫無美感的節奏架構了公寓的基底節拍，也滲透進我那凌亂的文具、皺爛的書皮間。

我為公寓大門鎖上厚重的防護衣，因為你教我得小心，這裡人口複雜而險惡，我們必須學會警覺。我繞過一間早餐店，裡頭貼了一張污黑的價目表，還有個寄居油條靈魂的油鍋，歷經多年油炸，鬼祟發亮。沿著騎樓走去，那裡除了亂貼的租售紅單、競選旗幟，時常可見拿冷氣機、電風扇、水果籃、廢輪胎霸佔騎樓的店家，要不然就是毫無章法的汽機停車，將通道萎縮成一條單行道，也將童年蹦跳的空間塞得密麻不透氣。

我的童年並不有趣，你大我十多歲，加上又是轉學生，所以我是孤單、沒人

緣的，在班上總被歸列為邊緣。只要分組，絕對是分剩湊出來的那組。生活的價值像展示櫥窗外的透明壓克力板，不存在的存在。

有好幾次下課，我獨自一人朝東方走去，想要看看同學口中的台北是如何的氣派。我繞出錯亂昏迷的街道，眼前突然不再是凌亂的違建，不再是瘟疫般流行的防盜窗，是一座巨大的橋樑，背景是灰成一片的天空與河流。我立在橋上，數著上空那些即將降落松山機場的班機。一架架昂闊的願望，總載著我追著那條忽明忽滅的縣市界，追著通勤公車的速度，也追著那段坐落在成長途中，我與你的遙遠年齡。

一種不可解的，台北橋過後，那地的富庶與繁華，自由與遼闊，欲拼湊也欲模糊。

我開始期待長大，像通勤族一樣擁有一張儲值卡，越過台北橋，來到壯麗大城，喬裝城裡衣領光鮮的大人。我也試將自己扮演成大人的模樣，當小朋友還在穿米老鼠或唐老鴨，我就對著鏡子，偷穿你的西裝，打上胡亂的領帶，披上筆挺的外套，一身鬆垮垮的樣貌。

然而，我終究是個小孩，生活中許多細節都由你來料理。你從小課業並不亮眼，國中畢業後就當兵，或許因為當完兵的緣故，你變得成熟獨立，卻也嘮叨、老氣橫秋。那段日子裡，你代替家長，獨裁般地掌控某些權力，卻也公民般地付出一些義務——帶我看醫生、罵我管教我指責我、簽每一天的聯絡簿、安排每一餐、出席每一次家長會。

常常，你在深夜拎著一袋袋宵夜，鹽酥雞、滷味、臭豆腐、永和豆漿……那是這座破公寓最香的時候了。狹密的空間裡，氣味是最易飽和而富足的。雖然，我們隔著長遠的年齡，交集著稀少的話題，卻在餐桌上述說各自的願望。你常說，等你有錢，要討個老婆，生個小孩，然後我就可以當叔叔了；我囉唆的願望則是希望你空出一場晴朗的午後，陪我去學校打籃球，接著再退讓出一天晚上，陪我進台北逛夜市，然後在以後——那場飄著大霧的以後，我要徹底跨越台北橋，成為富翁。

願望，總是坐落在台北橋過後，那片無法清晰的繁華裡。

就這樣，我在凌亂的緯度間呼吸了幾年混雜的三重味後，時光開始搖晃在一段儲值卡編織的歲月。那年，我背起墨綠書包，一身卡其色，如願擠上公車，像辛勤洄游的魚，在淡水河兩岸間反覆練習。

台北橋過後，我好像就長大了。

當我立在橋的彼端，回頭看見頹圯鬆亂的三重，感到可笑。生活過了台北橋後，像歷經一場革命，正式宣告離開單純的朝代。我開始嘲笑童年愚蠢渺小的夢想——過台北橋只不過是則十二元車票即能完成的夢想。

我開始厭惡在三重和你一同提煉的無產生活。這些日子來，你依舊在修車廠弄得全身棕黑污濁，且陷滯在夢想的城堡前未曾前進過。有時你工作累了、被主管罵還找我出氣。你開始酗酒吸煙，放縱深夜在電視機前看色情片。你墮落的模樣，加上一身的土味，卻自以為長輩想管束我，一則荒唐無理的笑話。然而有時

我懷疑，我不是真的討厭你，而是討厭那些反射在你身上的我自己，那些自以為是、偽裝懂事、隱藏不住的土氣。

通勤日子裡，我總特別注意自己的發音，希望自己的國語是毫無口音，洩漏不出家鄉的線索；我不斷擴充娛樂資訊，和城市朋友一樣打扮新潮，挺著虛張聲勢的皮夾，忍痛買起浮誇的名牌球鞋，努力縫補童年失去的人際脈絡。好像關於身上那些崩落、不堪、土氣、破舊、被歧視的氣味，都可不顧一切地被扔進淡水河，成為過去，和你分別。

可是我還是選擇了坐在公車末座，像自卑的監視器，縮在角落，看著乘客上下來去。我不清楚有多少人同我一樣，都在編造一個虛構的氣質，將一些粗俗鄙劣的形象，從台北橋上，奮力擲入幽幽的河床內。於是，我嗅見這班公車從泰山，經五股、蘆洲、三重，一路端莊、高知識的偽裝，開往台北；卻從台北，逆向路線，一路喧鬧鬆懈、無品味的原貌，開返泰山。

台北橋過後，我的籍貫就是台北市了。

我總如此認為，並且過著一種既是且非的台北人生活。我開始偷你的錢，買了一身虛榮與麻醉。那天晚上，你狠狠賞了我一巴掌，將我買的那雙五千元的喬登三代扔進垃圾桶。我抗爭，一位高中生該有些自主權了，那些爸匯來的錢不都被你獨攬，為何我連一場買球鞋的願望，都要像三重一樣，擠壓碎裂而不堪呢？

那天以後，我與你隔了一條比年齡更遙遠的河，彼此對望而沉默。我們陌生地在公寓內，隔著一堵牆，避不見面。我們在緊靠的兩間臥室內，管理各自的轄區，遵行各自的規章，虛構彼此存在的現況。然而，你還是會在餐桌上擺放粗糙打包的自助餐盒，留給我，讓我知道你是存在的。

就像那條模糊的縣市界，虛構卻是存在的。

後來，你被解雇了。脾氣變得暴躁、凶惡，動不動就對我又吼又叫。你開始翻找一疊疊報紙，放大鏡移動在求職欄上下行列間。每天，我會看見你粗俗的內在，刻意披上正式光鮮的外衣，與通勤族一同搭上公車，越過台北橋，謀求工作與命途的可能。

只是安靜漂流的日子裡，你依然找不到工作。

一天晚上，你突然端了一碗當歸羊肉走進我房間，說我在讀書，需要營養，記憶力才會強。我看見你頭頂禿了兩三塊，有些陌生，你說這並非禿頭，是俗稱的「鬼剃頭」。如此樣貌的你，顯得衰老，一臉趨近中年過後的外觀。

我不清楚是真的關心，還是圓一個敷衍的場面，那晚我只問了要不要看醫生，而你笑說是壓力大的關係，休息一陣子，頭髮會長回來的。

台北橋過後，一切就開始加速，那些從未停歇的事件與發生。

一天清晨，你不再一身面試的打扮，你回歸那專屬於自己的莽撞黝黑，穿著一件汗衫，提著一袋便當、保力達、礦泉水，來到信義計畫區，踩在高高的鷹架上，俯瞰台北東區急欲矗立的遍地鋼筋。

你很得意，向我誇耀你能看見整座城市，也看見模糊的台北橋與三重。一週下來，工作勞累，你開始腰酸背痛，身上黏貼片片辣椒膏，卻仍說將來你有錢，

要蓋一座別墅給自己也給我。

只是一個月過後的某日午後，你從午睡中惺忪醒來，準備上工，卻從鷹架上失足墜落，轟然巨響，碎裂一地的骨頭、健壯與未來。

台北橋過後，天空便覆起雲雨，污濁起來，一個隸屬城市的色調。

意外後的每天，你在加護病房任憑醫療導管凌厲穿插，不發一語，也無力抗議。蓋上氧氣罩，貼上心電圖導極，你微弱的氣息似乎向我說，你要不斷探尋呼吸的空氣，永不妥協。只是，胸部積水情況越是惡劣、血中白血球濃度不斷竄升、高燒然後引爆急性腎衰竭。

我第一次感到台北橋過後，心情不再期待，而是一路延伸來的不安與恐懼。那陣子，公車上的我，背著專為大學聯考填飽的書包，在重重的心事下，開始學會面無表情，冷漠地位移，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，該發生的、該丟棄的、凌亂不堪的都在台北橋下，淡水河裡了。

只是，我還是選擇一人難過地跑上學校陽台，眺望淡水河，卻被萬華滋生的種種招牌與高架道擋住。哥，你好嗎？

台北橋過後，醫院就到了。

我總一人跑出加護病房，追著醫師問：「我哥會不會死掉？」然而沒有答案，日子只是抗生素與支持療法的不斷堆積，免疫與感染的來回旋轉。你安安靜靜地躺在床上，我知道你仍想要以脆弱的語氣和我說，你要工作，你不相信自己被病魔擊敗。表面上是追求理想、充滿盼望，但我覺得我是在逃避，在說無法自圓其說的謊言欺騙自己，不能正視疾病的存在。

就像，寄居台北橋西邊的我們，總是不切實際地喊出夢想、血氣魯莽地向著台北橋奔跑，在每日的位移與重複間，一點一滴地模糊那條縣市界，自以為是地奔向長大，奔向未來。

聯考前的六月天，我再次來到病房探望你。一個近三十歲的大男人，竟像個孩子縮在床上，軟弱無力。然而你的臉神似乎告訴我，你想回家，回三重，然後再回南部老家，溫習家的保護與依賴。或許因為病房總有藥水味飄盪來去，死亡在密閉的空調裡不斷循環。我想你會畏懼死亡的滋味，寧願選擇三重公寓底下瀰漫的，那股熟悉的重機油味。

可是我又有多大的勇氣面對疼痛與死去？甚至我發現，我連越過台北橋的勇氣也漸漸失去了，我害怕在夜裡接到醫院打來的任何電話，也害怕每次進病房面對惡化的病情時，那不斷加深裂出的絕望。

「哥，再幾天，只要再幾天，你就可以回家。」我堅強起來，拍拍你的肩膀，彷彿自己長大了，越過縣市界，追上那遙遠的距離，你已成爲我弟。

只是回家路上，我隨著公車漂流在台北橋上，探出頭來，風吹亂了我的髮。最後我還是哽咽了，學不會長大，學不會過橋。

幾天後，感染引發敗血性休克、多器官衰竭，你攤開雙手，來不及陪我參與大學聯考，就安安靜靜地飛翔，越過一條晃動、虛構的回歸線，航往另一個旅程了。

火化後的那日午後，靈車從殯儀館緩緩駛出，開向台北橋。

「哥，台北橋要到了。過了台北橋，家就到了。」我捧著你的骨灰罈，低聲說著。

當三重市的路標開始攀升在道路前方，我好像嗅見，對岸居住的小城，那些隱藏、逃遁、雜亂、真實、踏實的氣味，紛紛逃逸出。只是許多氣味來不及熟悉，我就得在台北橋上，將身上那幼稚、逃避、不成熟的符號，扔進淡水河，學會長大，學會面對。

多年以後，我長成當年你上台北工作的年紀，我仍在台北橋兩岸，練習往返與長大。有多少次，我在公車上，目睹車陣沿著這橋擁塞而泥濘起來。公車內晃著焦慮的臉譜、連結車拖起不甘願的鋼筋建材、貨運車囤積了長程搖晃後的暈迷、私校專車載滿不甘言敗的學子……生命力的旺盛全寫在轟隆隆的噪音與震動中。

你的年齡一直靜止在那裡，總有一天，我會超越你，成為你哥，並且和你說，我喜歡這座公寓滋生的種種氣味，最殘破也最豐富的——那些和成長不斷妥協，卻也不曾徹底明白的三重味。

台北橋過後，三重市就到了。